

· 話 劇 ·

奶奶的心事

招 司 作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PDG

·獨幕話劇·

奶奶的心事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瀋陽

編號：4035

奶奶的心事

著 者：招 司

出版者：東北人民出版社
(瀋陽市馬路灣)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
(瀋陽市馬路灣)

印刷者：東北新華印刷廠
(瀋陽市鐵西區裕工街)

字數：13,000

一九五四年六月第一版

印數：1—7,085

一九五四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：900元

PDG

時 間：

一九五二年年底，一個星期日的下午。

地 點：

王家。

人 物：

王秀貞——女工，二十歲。（簡稱秀）

王大恆——男工，十八歲。秀貞的弟弟。（簡稱大）

陸國治——男工，二十二三歲。秀貞的愛人。（簡稱國）

奶 奶——六十多歲。秀貞的祖母。（簡稱奶）

母 親——四十多歲。秀貞的母親。（簡稱母）

劉大嫂——街道的婦女代表。（簡稱劉）

孫桂珍——女工，十八九歲。（簡稱孫）

龍大姑——四十多歲。（簡稱龍）

佈 景：

普通工人家庭的擺設，乾淨，整齊。人們一看就知道，這個家庭的主人治家很有條理，日子過得很好。

這間屋子左右都有門，一道通向內室，一道通向外邊的院子。

幕 啓：奶奶在做着針綫活兒。屋子裏清靜極了。她抬頭

向四周望望，嘆了一口氣，把活計放下。

龍大姑叫着：「奶奶，奶奶！」從外面進來。

奶奶高興地站起來，迎了過去。

奶：喲，是龍大姑，老沒見啦。

龍：老沒見。奶奶，您沒出門呀？

奶：沒有。快到年下了，正忙活呢，手脚都不閒。這個家，就得當奶奶的來操持，哪一點想不到都不行！大姑，坐吧。

龍：（坐下）嫂子他們出去啦？

奶：哪兒還呆得住！什麼街道小組，什麼識字班，淨在外邊忙活。今兒個不是禮拜嗎，她出去買東西去了。

（倒茶）大姑，喝杯茶。

龍：（接過茶）我剛喝了來的，您別張羅了。

奶：難得來，你這是貴客。說是的呢，你怎麼老不來，讓人家怪想念的。現在挺忙吧？

龍：忙什麼，淨在家裏呆着哪。

奶：怎麼？你不忙活保媒的事啦？

龍：打早就不吃那碗飯了。

奶：咳，當個媒人可不容易啊！

龍：當媒人，那是挨罵的事！從前還不錯，這一陣可不行了。您不知道呀，現在大夥見了我，就像是見了仇人似的，總是數落我，您就別提那份憋氣勁啦！現在政

府不是興了婚姻法了嗎，人家都興自由，我呢，也得順着潮流啊！

奶：可不，也只好那樣。

龍：做媒是吃不開了。現在呀，要是合適的呀，我就給當個介紹人什麼的，給幫幫忙。不行囉，很難得成上一兩擋子親事。

奶：介紹人？什麼是介紹人呀？

龍：也就是跑來跑去，說合說合唄。唉，這年頭，咱們那套老例（讀令）兒都不時興了，什麼嫁粧、彩禮都免了，更不用提媒人了。你保媒，誰來謝你這個媒人呀！現在成一擋子親事，也不過賺杯喜酒喝喝，鬧不好還要挨罵呢。奶奶，說起來，我總覺得委屈，鬧歸齊我也沒有喝上您的喜酒！

奶：我的喜酒？噢，你說的是秀貞的。

龍：我原說秀貞的喜事，短不了得我給撮合上，哪知道人家跑到工廠裏結了婚！秀貞出門子也快有一個月了吧？

奶：過了一個月了。

龍：從打她出了門子，你們娘兒倆還不來往嗎？

奶：不來往。秀貞呀，她傷透我的心囉！你想呀，一輩子的婚姻大事，哪能不讓老輩給作主呀！她呀，不聽話，自己在工廠裏找了主兒，說也不聽，還跟你反對，愣給結了婚。管不了囉，人家自己能够賺錢，不說是自

由嗎，就讓她自由去吧！大姑，你知道他們的日子過得怎樣？

龍：別看我不常來，我可聽說了，人們都說您到處打聽她日子過得好不好。您還惦記着她？

奶：就這麼一個孫女兒，好賴是自己的親骨肉，還有個不惦記的？我打聽人，誰都沒句真話；有的說他們日子過得很好，有的就說不好。不管說什麼吧，臨了兒都數落我一頓，說我老封建。我也就不打聽了，我犯不上讓人家數落我！

龍：秀貞她娘該有個實信呀！她們娘兒倆總不會沒來往吧？

奶：不。打我們跟秀貞鬧翻的那一天，我就跟秀貞她娘說：既是閨女的婚姻咱主不了，乾脆就斷了這門子親。她娘也不跟她來往啦！

龍：您兒媳婦有這麼聽話？

奶：她倒是很聽話哪。我這個兒媳婦，真是打着燈籠都找不到啊。打過門那天，就沒拗過我一回，說什麼是什麼，是個好兒媳婦喲。說歸齊，大姑，你聽說秀貞她怎樣來着沒有？

龍：聽到是聽說來着。不過依我看呀，那沒個好。奶奶，您說是不是？

奶：你聽說些什麼來着？

龍：誰知道究竟怎樣呢？都說他們過得怎好怎好；那個婦

女代表劉大嫂一趕開會的時候，就給他們吹乎一陣。

還說你們秀貞在工廠裏當上了勞模。

奶：秀貞這孩子有出息。所以我說，那個姓陸的配不上她。大姑，我得拜託你，多給我掃聽掃聽，看看他們到底是怎樣了。

龍：唉！您還是盼着他們好！

奶：可不，咱們這作老輩的，爲小輩的操心，就是盼着他們好。可我想呀，總會有這麼一天，秀貞會帶着一泡眼淚來找奶奶，說她沒聽奶奶的話，過了門受罪受氣，到奶奶跟前認錯來。

龍：有這麼一天！我可見多了，——就是從前老輩主的婚，這種事也多着哪。準會有這麼一天！

奶：誰又盼着這一天呢！唉，就怨秀貞不聽我的話！

龍：年輕人呀，不識好歹！

奶：可不。我也就是盼着跟前這兩個孫子好好的，成家立業，我這做奶奶的也就沒有心事了。大姑，我又想起了一陣子，我說我們大恆呀，趕過年也十九了，有什麼合適的，煩你給留點心。

龍：大恆？對，我早就想着了。得早點給他成家，好給奶奶抱重孫子。再說家裏也多個人操持操持呀。不過，奶奶呀，這事沒有褒貶嗎？有秀貞的例兒，我可真有點打怵呀！

奶：沒褒貶。現在大恆還小，還把奶奶當個奶奶。

龍：大了可就不行了。這樣吧，咱們照新規矩辦，別人也說不出什麼閒話來。咱們胡同新搬來的吳家有個姑娘，模樣挺好，人也老實能幹，今年才二十歲，很合適。我先去探探人家口氣去，你看行不？成了啊，我就得喝您杯喜酒啦！

奶：那我得好好的謝謝你這個媒人！

龍：可別說什麼謝媒了，我這是介紹，是新規矩。奶奶，我先討個年庚八字來怎樣？我現在就給您看看去。

奶：也惦記着點給我掃聽掃聽秀貞他們！

龍：好啦，您攆好吧。

（母親上，買來了許多布疋雜物和年下用的東西。）

龍：哟，嫂子回來了。大哥又捐錢回來啦？買了這麼多東西！

母：年下添補點什麼的。龍大姑，不坐會兒了？

龍：大禮拜天的，都挺忙，我走了。嫂子，大哥回家過年嗎？

母：興許回來吧。

龍：見面給問好吧。奶奶，我走了。（下。）

奶：有空兒來呀，大姑！

母：娘，龍大姑幹什麼來了？

奶：沒啥事，閒聊。大恆也沒有回來吃飯，飯菜白「騰」了半天，都涼了。

母：他一定在外邊吃了。娘，您瞧，布扯回來了。今兒百貨公司人擠不動，我好不容易才扯了這些。大恆的制

服，我看讓他自己買去吧。

奶：讓他自己買！孩子們都是這樣讓你給慣起來的！你這個人呀，就是沒個準主意。說起來你也是快當婆婆的人了，我看趕明兒你怎麼來使喚你的兒媳婦啲！

母：衣裳是大恆穿的，他光說了個號頭，我怕買來穿着不合身。

奶：我不是說的這擋子事。你呀，你幹什麼都是這樣。就連秀貞呀，也是你慣壞的！

母：我慣壞了秀貞？

奶：別提這個了！她出門子一個多月，我可什麼話都沒有說。咳，誰知道她現在怎樣呀！

母：您惦記她幹什麼，人家過得挺好。

奶：她過得挺好？誰給你說的？

母：我——

奶：說！別瞞着我，你去看她來着？

母：唔，我去看她來着。

奶：你背着我上她那兒去了！我早就料到了！見天開會，開呀開呀的，開得你也不聽話了，到現在才告訴你娘，唉！

母：娘，我沒有您這麼狠心呀！

奶：狠心？不是我狠心，只怪她不聽奶奶的話，她心裏頭也沒有我這個奶奶了！唉，到現在，連你也不把我當回事了！

母：娘，別這麼說。我過門來有二十多年，可從來沒有撓過您一回，也沒有說過您半句不好，……

奶：這我都知道。唉，不是我狠心，是這孩子太氣人了，你當我不疼她呀？

母：娘，我今天得說您兩句了。您說您疼她，爲什麼不肯見她的面，還責備我跟她來往呢？娘，您這是怎麼個疼人法兒喲！

奶：我——我是顧全咱們的禮法，她是跟咱們鬧翻了出去的，有哪一家興這個呀！

母：咱們的禮法？哎，我也鬧不明白怎麼才合禮法。娘，打早我就想跟您說說，話呢，老是憋在心裏，我不敢提。就您說的這個禮法，咱們守着它過了多半輩子了，以前不提，單說這兩年，日子好過了，過好日子，我也沒有一天不是揪着個心，沒有一天安生過。

奶：你這是心裏有鬼。

母：我心裏總忘不了咱們那個禮法。現在，您說秀貞不講禮法，可我也看不出秀貞有什麼不是啊！

奶：你說她做對了？

母：我看不出她有什麼錯處！

奶：你——你，我看你是中邪了！我不跟你說這些個了！
唉，都變了！

（王大極上。）

大：媽，爸爸又有信來了！

奶：你爸爸來信了？

大：爸爸說春節回家來。媽，您怎麼不高興呀？

奶：她不自在。大恆，我問你，你是不是常上你姐姐那兒去？

大：我？——（看母親）媽，您給奶奶說了？

母：（點頭）

大：好，早就應該這樣。

母：你吃過飯沒有？

大：吃過了，在姐姐家吃的。

奶：在姐姐家吃的！原來你也背着我和他們混得這麼親熱！唉，就讓我自己個兒在這兒担不是！

大：奶奶，您先別着急。媽，咱們乾脆把這個事情說清楚了吧，省得大家心裏結着個死疙瘩。

奶：說開了好，省得我一個人在這挨罵！

大：奶奶，您總是愛這樣樞氣，您這樣，誰還敢跟您說什麼呢！事情明擺在那兒：我姐姐自己找到個愛人，他們在一個工廠裏做工，誰的脾氣誰都摸透了，兩個人合得來，結了婚。他們這樣結了婚，又有什麼不好的呢？噢，就非得老人包辦、老人作主才行，是不是？這是新社會，不興那個了，那是老封建！

奶：老封建？這是禮法！

母：娘，那不是個好禮法。我依着您，按着那個禮法，過了有多半輩子了，我總是揪着個心，按您的話說，是

心裏有鬼。可我還鬧不清楚，就是秀貞結婚那陣兒，我還是依着您。

奶：你那時還是個好兒媳婦。

母：到後來我才知道秀貞是做對了。

奶：對什麼？

母：我親眼看見秀貞他們的日子過得很好。

奶：你多嚕去的秀貞那兒？

大：他們結婚那天，我跟媽就去了。工廠的領導同志都參加了婚禮，黨支書還叫大家跟姐姐學習呢。

奶：學吧，都快學壞了！唉，我呆在這兒也是礙你們的眼，到不如離開你們，省得叫你們不痛快。孫子、孫女兒，連兒媳婦都嫌我礙眼了，我走得了，讓你們過吧！

母：娘，別這麼說，我們是爲的大家好。

奶：讓我走吧！好在我還有個兒子在唐山，他明白事理，他總不會不要他的親娘！

大：爸爸明白事理，他早就來信了，他贊成姐姐和陸國治結婚。瞧，這封信他還提着這檔子事。

奶：他也贊成？他怎麼說的？

大：（打開信）這不是，我給您念念：「秀貞和國治現在很好吧？我說過我同意他們的婚事，在新社會裏，年輕人應該這樣辦才對。你奶奶對這個問題想不通，你跟你娘得好好勸勸她，她上了年紀了，要慢慢的來，等

我回家再好好跟她談談。┐您看！

奶：他早就贊成了！你們爲什麼不早點兒跟我說？

母：那時您正在氣頭上，我們沒敢提。他叫我們好好勸勸您，不讓您着急。娘，您別着急了。

奶：我不着急。他信上還提什麼來着？

大：爸爸跟陸國治在一個車間裏呆過，陸國治雖然不是跟爸爸學的技術，可是爸爸也常常指點過他，也算得上是半個徒弟了。爸爸在信上說他有出息，這門親事很合適。

奶：合適？我看不出哪一點合適！那個姓陸的沒房子沒地，說句幹什麼的話，住處呀，興許連個準地方都沒有！

大：政府蓋了工人宿舍，就是咱們自己的了，人家現在是住在自己的新房子裏。

母：娘，要不您看看他們去。

奶：我不去！（稍停）秀貞在廠裏好不好呢？

母：好着呢。這回廠裏選模範，秀貞選上三等勞模了。

奶：哎，這我信，我們秀貞原來就有出息。那個陸國治——

大：人家比姐姐還高，陸國治是一等勞模；姐姐的模範，還是他帶動的呢。這一對模範夫婦，全廠都拿來當故事說，還上了報。

母：不管哪天，我到他們家裏，都看見他們在用功，研究

技術，學文化。還時常聚了一幫人，大家研究工作，一塊兒玩。娘，那種日子，是咱們這輩人做夢都沒有見過的呀！

奶：你們說的是真的？

大：不信，您可以去看一看呀！

奶：我倒是——可，這也不成個禮法呀！哪有當奶奶的去跟小的賠不是的呀！

母：也用不着賠不是。看看自己的孫女，也是人情之常。我也跟秀貞說過。

奶：她說什麼？

母：她也惦記着奶奶，想來看看您。

奶：她該來告訴奶奶，她怎麼當上的勞模！

母：她工作忙，沒有空來，又怕您還生她的氣。娘，趁今兒禮拜天，要不的您去一趟，瞧瞧他們去。

奶：這——

母：瞧，今天扯料子，我給秀貞扯了塊花嗶嘰，要不您就給送了去。

奶：不，不，我呀，——

母：那就叫大恆找他們到咱家來。

奶：不用，不用叫他們來！（進裏屋。）

大：媽，您看，奶奶今天可有點回心轉意了。

母：她早已就沉不住氣了。她是真疼你姐姐，自打你姐姐結婚以後，我看見她偷着哭了好幾回。

大：奶奶也真是！上歲數了，腦筋太舊了。

母：往後你別老拿話頂你奶奶，得好好開導她，她自己再想想，也就想過來了。（往裏屋看） 瞧呀，她這回準是要看你姐姐去，她出來，咱們別搭碴兒，就當沒有這回事。

大：瞧，奶奶出來了！

（奶奶從裏屋上，披上了圍巾，是要出門的樣子。）

母：（對大恆）你的制服你自己買去吧，這是十五萬塊錢，你點點。

（奶奶不聲不響地拿起那塊花呢襪，欲從外門下。剛走幾步，又轉回身。）

奶：大恆，你姐姐他們宿舍在哪？

大：您不是知道我姐姐幹活的工廠嗎，就在廠子旁邊。

（奶奶走下。）

大：哎，您看，奶奶真去了！

母：我真不放心，要不我也跟去看看。

大：您出去，誰看家呢？您瞧，都過了鐘點了，我還有個約會。

母：什麼約會？

大：我說好啦，上孫桂珍家去，給她補算術。

（外面孫桂珍喊聲：「王大恆，王大恆！」）

大：瞧，說着她就來了。（迎到門口）桂珍，進來吧！

孫：（在外面）你出來呀！

大：來吧，我奶奶不在家。

（孫桂珍上。）

孫：大娘！

母：你們就在這兒補功課吧。（進裏屋。）

孫：好。大恆，這半天，你幹什麼啦？我越等你越不來！

大：我原來想在家待會兒就上你家去，誰想我們家裏出了點兒事情。

孫：什麼事？

大：還是姐姐的事。我們給奶奶說開了，說了好半天，結果把奶奶給說服了。現在我奶奶到姐姐家去了。

孫：這可好了。打通奶奶的思想可不容易。

大：可不，這都是我媽的功勞。這一陣，她進步可快哪！

孫：真好！唉，我越等你越不來，我可真急了，你瞧瞧，這道習題可把我難住了。

大：來，我幫你算算。

孫：我就是鬧不清這個分數，老也算不出來。

大：唔，這是五分之四，十二分之三，這是小括弧裏的，先得通分，——不對。我告訴你呀，我到現在心裏還緊張着。跟老人們講道理，可真費勁兒，比算這個分數難得多。你說，得有多大的耐心才行！——還是不對！

孫：我瞧你就沒有耐心。

（王秀貞和陸國治上。）

秀：大恆，媽在家嗎？